

中

程

文選卷之五十九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碑文下

王簡棲頭陀寺碑文一首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墓誌

任彦升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碑文下

頭陀寺碑文一首

天竺言頭陀此言斗藪斗藪煩惱故

頭陀曰

王簡棲

姓氏英賢錄曰王巾字簡棲琅邪臨沂人也

有學業為頭陀寺碑文詞巧麗為世所重起家

事參軍琅邪王巾製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

家語曰

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使弟子挹之水毛

萑詩傳曰挹也漢書枚乘上書吳王曰游

曲臺臨上路不挹也挹朝夕之池桓子新論子

貢論齊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探杯

就江海飲飲滿而去又焉知江仰蒼蒼之色

海之深乎挹於入切鄭勾愚切仰蒼蒼之色

者不足知其遠近耶其遠而無所至極邪韓

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遠而無所至極邪韓

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况視聽之外若存

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僧肇涅槃論

不登四空之所昏昧管子曰聖人之道若行

若亡援而用之役代不忘望道生曰心行必

所行不滅是無常義也畢是以掩室摩竭用

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也畢是以掩室摩竭用

啓息言之津華嚴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滅

道陽始成正覺法華經曰寂滅

無言也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摩杜口毗邪  
 竭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水之處杜口毗邪  
 以通得意之路至理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掩  
 此邪現默然而得意維摩經曰佛在毗邪離  
 菴羅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  
 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  
 法門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文殊師利嘆曰善  
 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文殊師利嘆曰善  
 門僧肇論曰淨名杜口於毗邪莊子曰言者  
 所以忘言也得然語彛倫者必求宗於九疇  
 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真諦無言俗諦借  
 言之用也尚書武王訪于箕子曰我不忘彛  
 倫彼叙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曰  
 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是故三才既  
 而成章王弼曰六位爻之文也是故三才既

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此顯  
 功也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  
 而兩之故六爻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孝經鉤命決曰地以奇形萬象咸載聲類言  
 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言  
 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言所以識物悟太極  
 止者其在此乎左氏傳叔何謂驥蔑曰子若  
 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然交繫所至窮於此域因爻以立辭亦因辭  
 以明理也故交繫之所明窮生死於此域也  
 莊子曰至所以得魚而忘筌筌捕魚之筍莊  
 子曰三乘以喻言大智度論則稱去謂所絕形乎  
 彼岸矣至如涅槃妙旨非言說之所能明故  
 稱謂所絕現於涅槃之彼岸矣僧肇

論曰玄極無名稱謂絕焉鄭玄禮記注曰稱  
猶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涅槃經曰心  
無退轉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  
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彼岸者喻於大  
來受安樂者喻於常住大高山者喻於大  
盤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槃為彼岸也彼  
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  
弘六度彼岸絕乎稱謂者若引之而入有則  
六度以明有僧釋摩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  
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唯大乘乎何則欲言其  
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而  
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率無  
言無不乖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  
論曰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一流三國名臣  
曰俯弘時務瑞應經曰行六度無極布施持  
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為禪也

之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法離名

維詰曰法無名宇言語漸故法無形象如虛

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豈可說

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

之貌也老子曰隨之不可學地知不可

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不可以學地知不可

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妙法蓮華經曰昔

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勝鬘經曰

音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住學地謂三果意  
生謂善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往生法華經  
曰諸佛弟子衆皆如舍利佛盡思共度量不  
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知周  
易曰乾坤其易之蘊邪韓康伯注曰蘊淵與  
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鍾虛受無來不

應曰周易曰夫山生材用而無私為尚書大傳孔子

曰私與焉論衡曰呼於坑谷之中響立應禮記

受氣以多故則大鳴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

持牽秀相風賦曰莫之足嬰况法身圓對規矩

而不應今何適莫之足嬰况法身圓對規矩

冥立曰圓對謂有威斯對而無不周也勝鬘經

法身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身僧肇論曰

禮記曰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身僧肇論曰

無謀而動與事會一音稱物官商潛運維摩

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脫周

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訶生王室靈運金剛般若

若解故曰諸法空理無非是謂之為如者謂

如真如實無復育如之理從此中來故曰如

來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曰如

維羅衛國父王名曰靜夫利見大人妙迦維羅

者天地中央周易曰利見大人妙迦維羅

會于洗謀憑五術之軌極溺逝川聘六通論曰

王靈也乘五術之安車五術五乘天竺言術此

言乘五乘一術之人二天一言問四辟支佛五善

改馬左氏傳曰楚子玉使闕劬謂晉侯曰請

與君之論語曰君子在川上觀之逝者如斯開

正之門大庇交喪樂行無量佛道是善薩道而

文選五十九卷

四

品僧經說八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

正精進正念正定爾雅曰疵瘞也莊子曰  
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是玄關幽捷感而遂通玄關幽捷感而遂通  
注曰玄關難啟善捷易開戴逵棲林賦曰  
周易曰其離捷玄風暖以雲顏宇林曰捷  
酌而不竭而造源漉波而法海也文子曰  
也行不捨之檀而施去治群有而夫心愛眾  
僧愛非為實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之捨者  
及於衆生斯為不捨怪是以名檀波羅蜜僧  
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具美不為之為也  
三言檀此無言布施波羅蜜此言不彼岸也  
有謂有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羣

僧肇維摩經注曰鏡羣唱無緣之慈而澤  
周萬物慈無所寄故大士之慈離於衆相  
相行慈名為無緣無緣曰得諸善薩無緣  
而唱則物無不周注盤經曰得諸善薩無  
之慈澗肇論曰禪無緣者不任法相反衆生  
知之泥洹經曰禪無緣者不任法相反衆生  
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散周易演勿照之明而  
曰智周万物而道濟天下易演勿照之明而  
鑿窮沙界之明猶無得之得無得而得斯為  
真得故勿照之明斯為真明矣演至人虛心  
照何止蓋穹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  
照理無不統而盡蓋有餘剛般若經曰導  
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一心導  
亡機之權而功齊塵劫也夫以機心導





維僧華維摩經注曰無實相無法常住故盡  
法華經曰方便見涅槃而實不滅度常住此  
說法正法既沒象教陵夷曇無羅識曰釋迦  
也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論法住世五百  
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論法住世五百  
語曰文王既沒陵夷已見上文穿鑿異端者  
以遠方為得一孔安國論語注曰妄作穿鑿  
語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巳謝宣遠贈靈運  
詩曰遠方往有去杜預左氏傳注曰方也  
云得一亦道也鐘會  
禮記曰言為一而辨順非而澤維摩經曰於衆  
言中微妙第一僧肇論曰采微言於聽表史  
記曰齊威王使說越王齊使曰幸也越之不  
亡也吾不貴其用知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自  
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失計而於是馬鳴幽讚  
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

龍樹虛求摩訶摩耶經曰正法衰微六百歲

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

伏一切諸外道七百名已有一比丘名曰

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然正法炬周易曰

幽贊於神明而生蒼王弼曰幽深贊明也

並振頹綱俱維絕紐陸機大將軍宴會詩曰

之谷劉義宣書曰皇綱絕而復紐

區夏墜而更維說文曰綱絕而復紐

真際則火宅晨涼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覆

譬應身則殊形並現順機不偏此則弥布徧  
覆之義也維摩經曰同真際等法性不可量  
僧肇曰真際實際也法華經曰三界無  
安猶如火宅衆苦所燒我皆救濟之  
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均明兩故曰慧日又

曰諸子安提得出皆於四衢露坐爾雅曰四  
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頭陀經心王菩薩曰  
我見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寢故能使三十  
云何得悟慈心示語使得門解故能使三十  
七品有擇姐之師言義徒精銳有擇姐之深  
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僧肇曰諸見不  
十羅什曰三十七品道生曰正觀則三十七  
七道品曰四念處四勤正四如意足五根五  
力七覺分八正道分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  
得姐之師也見上文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  
邪黨分崩無藩籬以自固羅什維摩經注曰  
摩訶素言無大亦言勝大能勝九十六種論  
議辯亡論曰城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  
池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  
經題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孔安國尚書周魯  
傳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周魯

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

節願微員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  
史記曰周桓王崩子莊王元年四月辛卯夜  
日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也

崩云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  
莊公為同時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

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半子曰漢明  
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朝臣

傳毅對曰天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  
河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

佛書形像經歷冠難而此堂猶在且成作  
頌蔡謨云今發王命捐先帝好佛於義有疑

張綱集曰盡功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  
金石圖形丹青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

謂經也史記曰天下遺文藥不畢集太史公  
曰漢興詩書往在間出孔安國尚書傳曰三

曰漢興詩書往在間出孔安國尚書傳曰三

山言相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有隨乎江左  
 望也高僧傳曰天竺佛圖登西域人本姓帛少  
 矣出洛陽以西域咸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  
 適洛陽以麻油雜茵支塗掌千里外事皆澈  
 見掌中如對面焉後澄死之月人見在流沙  
 又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什既道流  
 西域各被東川符堅遣呂光西伐破龜茲乃  
 將什至涼州姚萇已殺符堅光遂王彼至萇  
 子興破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  
 文帝詔曰使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  
 書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山西出將高僧  
 傳曰支遁字道林本姓閔陳留人初至京師  
 王蒙甚重之年二十有五出家師釋道安符不  
 後還長入剡王羲之遂與披襟解帶留連不  
 能已又曰釋惠遠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  
 出家師釋道安符不後還長入剡王羲之遂與披襟解帶留連不  
 州欲往羅洋扁尋陽見廬峯遂居焉三十餘

年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  
 之晉中興書元帝詔曰朕應天符創基江  
 左春秋命歷序曰東方為左西方為右頭  
 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瑞應經曰大  
 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  
 門之為道舍妻子捐乘愛欲也釋僧肇維摩  
 經注曰沙門秦言義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  
 訓勤行越涅盤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  
 所沃蕩周易曰利涉大川海賦曰膠滯北則  
 層峯削成日月之所廻薄山海經曰秦華之  
 都賦曰陽鳥廻翼於高標揚西眺城邑百雉  
 雄反離騷曰恐日薄於西山百雉國之害  
 紆餘也鍾會懷土賦曰望東城之紆餘東

望平阜千里超忽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

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絮珪璧擁錫來遊

毛詩曰有匪君子如珪如璧東觀漢記馮衍

說鮑叔亦曰衍珪璧其行束脩其心錫錫扶

也大智論曰苦產常用錫杖起以為宅生者

傳佛像莊子曰神農擁杖而起

緣業空則緣廢摩言身從緣起

僧肇曰身眾緣所成緣曰緣

光明經曰所謂無明緣行緣識緣名名

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緣受受緣愛愛

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緣觸緣受受緣愛愛

緣釋僧肇維摩經注曰諸法之生

本乎二業既無三業誰作諸法

理勝則感亡起感頰憐也言萬法雖廣解感則

起相受生解者身心寂滅涅槃

經曰要因頑惱而得有身三進生緣摩經注

曰戀生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愛慈若

能悟不惑而感自亡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

肌膚於猛鷲禮記曰古者謂年為齡齒亦齡

百齡之期未有能至尚書曰文王受命唯中

身列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

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

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

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

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

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

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

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

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

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

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

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

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

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

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

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

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

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

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

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

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

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信

日茨蓋也爾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

君諱觀沈約宋書曰孔觀字思遠會稽人也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後除冠軍長

史江夏內史觀音真為之薤草開林置經行

之室周禮曰薤氏下士一人鄭玄曰薤翦安

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

宗沈約宋書曰蔡興宗濟陽人也為使持節

復為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維摩經曰佛

表刹莊嚴而供養也以法師景行大迦葉

故以頭陀為稱首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讚言大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

連禪定解脫三昧封禪書曰前聖所以

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楚辭曰原生

曹植擬九詠曰徒勤躬兮苦心論語子

堂宇未就而沒國語祭公謀父曰時高軌難

追藏舟易遠魏太祖祭橋玄文曰誌德高軌

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

而趨昧者不知郭象曰方言死生變化之不

逃僧徒聞其無人榱椽毀而莫構周易曰闕

無人高誘淮南子注可為長太息矣漢書賈

長太息也 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崇蕭子  
 者此也 高帝太祖諱道成字紹伯蕭何二十四  
 世孫受宋禪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四  
 代絕崇封禪書曰前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  
 聖所以永保鴻名 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  
 配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尚書曰不  
 顯文武昭升于上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  
 天 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服尚書曰成湯時  
 于皇天又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毛詩曰建  
 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東觀  
 漢記博士議曰宗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  
 殘去賊興復祖宗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  
 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左氏傳伍員曰  
 不失舊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太子申  
 生使人辭於狐突曰 步中雅頌駟合韶護禮  
 君老矣國家多難

日步中武象駟中韶護所以養災區九譁沙  
 耳鄭玄曰韶舜樂護湯樂也 養災區九譁沙  
 場一侯 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譁  
 而獻白雉於周公尚書曰西被于粵在於建  
 流沙解朝曰東南一尉西北一侯粵在於建  
 武焉 蕭子顯齊書曰明皇乃詔西中即將郢  
 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蕭子顯  
 江夏王實玄字晉深明帝第三子也封江夏  
 郡王仍為特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西中  
 即將郢州刺史尚書曰以爾交邦家君擇方  
 觀政于商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 擇方  
 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左氏傳屈完曰楚  
 國方城以為城又隨武子曰為教為宰擇楚  
 國之令典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國語

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政肅刑清  
對曰賦事行刑而咨於故實也  
於是乎在人孝經曰其教不肅而成周易曰聖  
日取威定霸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使行事  
於彭城劉府君諱誼蕭子顯齊書劉誼士穆為  
年幼內使代之以行智刀所遊日新月故子  
州府事故稱行事也  
日所解丁為文惠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  
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  
間而刀刃必無厚矣論語子夏曰日知其所  
於遊刃必無餘地矣論語子夏曰日知其所  
亡月無忘道勝之韻虛往實歸瑞應經曰  
其所能也道勝之韻虛往實歸葉二弟問也  
葉曰今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  
勝乎迦葉答曰信佛道最勝莊子曰常季問

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與夫子中分以此寺  
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葉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深覆簣悲同棄  
井論語曰警如為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  
泉猶為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孫卿  
葉耕也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  
絕而百姓有餘食斬伐長養不失時故山林  
不童而百姓有餘材西都賦尤匹徒揆日各  
序曰海內清平朝廷無事尤耳  
有司存左氏傳宋災使華閱討右官官司社  
為楚室論語曾子曰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  
遷豆之事則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  
競治天下使民心競王德晉書荀勗曰君

子少競而  
豆立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衰上

出雲霓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曰軒

廣同馬紹贈山濤詩曰南北曰表東西曰飛閣

透迤下臨無地西都賦曰脩除飛閣楚辭曰

而長移與迤音義同楚辭曰下夕露為珠網

朝霞為丹雘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

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

葉茂狀如揚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怒

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

故離騷云靡華九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

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鵠山

有木焉其狀如樹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

此類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崖谷共清風泉

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

相換周易曰風金資寶相永籍閑安金光明

來之身金色微妙其明照耀如金山王又曰

光明熾盛無量無邊猶如無數珍寶大聚楚

辭曰像設居息心子義終焉遊集大灌頂經

室靜閑安息心子義終焉遊集

本原是故名沙門騰鬘經曰是改世尊依於

了義一向說記莊固終南山賦曰因仙靈之

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脩理懷淵遠今屈

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鍾  
鼎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九有功者銘  
圖敗晉功魏顯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  
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常昭曰景公鍾禮記



曰夫鼎有銘銘者論議其先祖之德美言時

稱伐亦樹碑於宗廟得齊之兵作林鐘而銘

魯功焉滅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

碑在宗廟兩階之間送世彌積而功宣身逾

遠而名紹孔子之言徒與小雅曰劭美也敢寓

言於彫篆廢髣髴於衆妙賦曰然童子雕蟲

篆刻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其辭曰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也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

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涉器千名含靈萬族形而下

者秋元命苞曰蛟行象息蠕動蚡蜚根生

者含靈盛壯陸機賦曰總溥源上派澆風

下黷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康溥散於淮

下黷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康溥散於淮

下黷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康溥散於淮

下黷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康溥散於淮

下黷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康溥散於淮

下黷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康溥散於淮

下黷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康溥散於淮

下黷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康溥散於淮

下黷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康溥散於淮

有日雅名世者廣乃騰中上聿來迦衛毛詩曰乃  
衛日聿來晉宇文迦奄有大千遂荒三界毛詩曰  
蒙遂荒大東法華經曰其佛以恒河沙等三  
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方  
便於三界火殷鑒四門幽求六歲蓋不遠瑞  
宅拔濟衆生殷鑒四門幽求六歲蓋不遠瑞  
應經曰太子至十四啓王出游始出城東門  
天帝化作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  
太子出城南門天帝化作老人生俱有此患  
念人生丁壯不父太子出城西門天帝化作  
死人迴車而還愍念天下有如此三苦太子出  
城北門天帝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惟是為  
快即迴車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  
歷深山到幽閑處菩薩即捨葉草以布地正  
箕坐月食六年亦既成德妙盡無為曰勝鬘經  
一

如來化就一切功德帝獻方石天開淥池瑞應  
德無為已見上文帝獻方石天開淥池瑞應  
佛還樹下道見棄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  
即顯那山上取四衣或理澤好石來置池邊  
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日食時佛持鉢到  
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弄處食已欲染衣天帝  
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池祥河輟水實樹  
成池令佛得用名為指地水池祥河輟水實樹  
低技然神應經曰時尼連河水流甚疾佛以自  
佛在其中法華經曰諸雜寶樹華葉光茂瑞  
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池深浴畢欲出無所  
攀池上素樹名迦和絕大備好通莊九折  
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通莊九折  
安步三危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王陽  
數曰奉先人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險漢書曰竄三  
翔誠子曰飽食安步以仕易農尚書曰竄三

首於川靜波澄龍翔雲起善震大法鼓摧伏  
 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頌憐風息波浪不  
 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不  
 者山廣運給園多士法華經曰佛住王舍城  
 衆萬二千一人俱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  
 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若  
 衆千二百五十人俱金粟來儀文殊矣止  
 毛詩曰濟濟多士俱金粟來儀文殊矣止  
 鳳來儀文殊已見上古金粟如來尚書曰鳳  
 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春秋元命苞曰乾動川  
 乎天順乎人孫卿子曰法本不然今則無  
 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法本不然今則無  
 滅維摩經曰少乘以三界熾然故滅之以求無

爲大乘觀法本自不然象正雖闡希夷未缺  
 今何以滅乃真寂滅象正雖闡希夷未缺  
 象法正法已見上文史記曰視之不見名之曰  
 文頌曰闕言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  
 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王弼曰無於昭有齊  
 象無聲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於昭有齊  
 式揚洪烈毛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班固  
 雄解霸曰不釋網更維玄津重柅僧獻師序  
 足以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柅  
 曰奏希聲於宇宙音義常昭曰世世切  
 音義常昭曰世世切音義常昭曰世世切  
 名區禪慧攸託即六度之二行也  
 臨睨通壑楚辭曰忽臨邪視也  
 阜衡霍言崇巖之高通壑之大故曰屈完曰

方城以為城 臚臚 武亭阜 幽林薄 毛詩曰

江漢以為池 臚臚 武亭阜 幽林薄 周原 臚

臚董 柰如 船 上 林 臚 曰 亭阜 千里 棄 不被 築

毛詩曰 秩秩 斯干 幽 幽 南山 鄭玄 周禮 注曰

竹木曰 林 高 誘 淮 南 媚 茲 邦 后 法 流 是 挹 詩 毛

子注曰 深 草 曰 薄 媚 茲 邦 后 法 流 是 挹 詩 毛

一曰 媚 茲 氣 茂 三 明 情 超 六 入 即 法 身 也 從 六

通 生 從 三 明 生 僧 華 曰 天 眼 宿 命 漏 盡 為 三

明 維 摩 經 曰 六 入 無 積 眼 耳 鼻 舌 身 心 六 過

眷 言 靈 宇 載 懷 興 葺 曰 葺 之 今 荷 蓋 王 逸 注

曰 葺 蓋 丹 刻 暈 飛 輪 魚 離 立 左 氏 傳 曰 丹 桓

宮 通 杜 預 曰 刻 鏤 也 毛 詩 曰 如 暈 斯 飛 君 子

收 躋 鄭 玄 曰 暈 者 鳥 之 奇 異 者 也 禮 記 曰 晉

侯 文 子 成 室 晉 大 夫 發 焉 張 老 曰 美 哉 鳳 凰 有 鳳 凰

歲 春 秋 元 命 苞 曰 火 離 為 鳳 象 設 既 闢 粹 容

劉 邵 魏 文 帝 詠 曰 鳳 凰 立 翥 象 設 既 闢 粹 容

已 安 仁 楚 辭 曰 象 設 居 室 靜 閑 安 孟 子 曰 君 子

岐 曰 粹 潤 桂 深 冬 煥 松 踈 夏 寒 楚 辭 曰 何 所

澤 之 貌 神 足 游 息 靈 心 往 還 瑞 應 經 曰 佛

寒 爾 雅 曰 神 足 游 息 靈 心 往 還 瑞 應 經 曰 佛

輿 媛 也 勝 幡 西 振 貞 石 南 刊 種 鷹 勝 備 建 道 湯

界 曰 勝 幡 西 振 貞 石 南 刊 種 鷹 勝 備 建 道 湯

刊 衡 顏 子 碑 曰 乃 刊 玄 石 而 旌 之

齊 故 安 陸 昭 王 碑 文 一 首

沈 休 文

公 諱 緬 字 景 業 南 蘭 陵 人 也 蕭 子 顯 齊 書 曰

安 陸 昭 王 緬 字

公 諱 緬 字 景 業 南 蘭 陵 人 也 蕭 子 顯 齊 書 曰

景業又曰蕭氏之先蕭何居沛至臻侍中  
居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都里晉分東海為  
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慈過江居晉陵武  
進縣僑置本上加以南名於是為南蘭陵人  
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  
以膺圖受籙王命論曰暨于稷契成佐唐虞  
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  
而有天下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  
其子孫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之載  
其曰武王湯也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  
徵符合膺錄次相代尚書璇璣鈴孔子曰五  
帝出受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  
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國語太子晉曰白  
后稷以來寧亂又  
文武成康僅克安民周易曰時乘六龍以  
御天孝經物命決曰帝受命握符出也靈

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尚書曰導  
河積石至

于龍門屯詩曰崧祖宣皇帝雄材盛烈名蓋

高惟岳峻秘于天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皇帝考諱承之字嗣  
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軍將軍太

當時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軍將軍太

祖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

雄材大略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

曰郵遐氣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子蕭

蓋當時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為始安貞

顯齊書曰高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  
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  
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論語讖曰仲公含  
尼君卿黨卷懷道美宋肉曰懷藏也  
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周易曰在天成  
象王弼曰象謂  
日月星辰孝經援神契曰五氣蘊風雲身負  
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

日月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  
餘力然則賢者有風雲之智故吐文萬  
日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吊之  
曰子其意者脩身以明汗昭昭若揭日月而  
行司馬彪也立行可模置言成範仲長子昌言  
曰師傳之德也曹植學官英華外發清明內  
頌曰言為世範行為時矩英華外發清明內  
昭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清明內  
德因心必盡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簡  
又遠火之方率由斯至周易曰乾以易知坤  
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  
以有業毛詩挹其源者游涼而莫測懷其道  
曰率由舊章挹其源者游涼而莫測懷其道

者日用而不知毛詩曰沐之游之周易昭昭

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子傳

曰二漢之臣爛如三夜之附長天又曰道教

者法何海毛詩曰滔六幽允洽一德無爽引

曰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尚萬物仰之而彌高

千里不言而斯應論語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存乎德行又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若夫彈

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漢書曰王陽與

冠出仕之日登庸泣事之年貢禹為友世稱  
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尚軍麾  
善帝曰疇咨若特登庸又曰蒞事惟能

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

今可得略也周禮曰建大毫以田然毫旌旗

之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交

趾北置朔方之州九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

注也賈逵國語水德方衰天命未改宋也左

德氏傳王孫滿曰今周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

泗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太

時合也或躍在淵自武孫卿子曰君子博學

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金谷會詩曰

遂擁朱旄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廻論語子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

其仁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司馬遷書曰腸

九廻而龕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廣雅曰深

圖密慮衆莫能窺漢書劉向上疏曰公陪奉

朝夕從容左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

疆內侍之年周書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

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傳

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

鳴遊伊洛之間漢書留侯子起予聖懷發言

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也始以文學遊梁

中旨晉中興書王敦上疏曰始以文學遊梁

俄而入掌綸誥蕭子顯齊書曰緬為宋劭陵

也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上相如見

蘭桂有芬清暉自遠魏都賦曰信陵之名昔

以顯覆王逸注曰言已見先賢若振桂之

帝出于震日衣青光言齊之興也周易曰

春秋元命苞曰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

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為姬昌人形龍

故以其方色衣之神方軌茅社俾侯安陸

齊受禪緇封安陸侯漢書曰江漢郡有安陸

縣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

折珪遂荒雲野周禮曰典瑞掌玉瑞鄭玄曰

北首以白茅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受瑞

士首以白茅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受瑞

難其人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別君也尚書

亦以知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蕭子顯齊

太子中庶子周易曰為儀協隆三善仰敷四德

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晉中興書烈宗曰桓冲協隆治道禮記曰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以其齒於

子之道矣其二曰齒於學其一曰而衆知其三

曰而衆知其長如之節矣周易曰君子鮮仁是

德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博望之苑載暉龍樓

之門以峻漢書曰武帝死使通賓客從其所好



故多異端進者漢書成紀獻替帳矣實掌喉  
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獻替帳矣實掌喉  
脣國語史黜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  
也禮記曰天子負斧衣張喉而進賢惟帝座  
儉碑曰聖皇亮命作喉脣奉待漏之書  
銜如絲之旨東觀漢記曰楚梵字文高每當  
上前暉後光非止怕授四臣立亦得四友自  
吾得師也前光後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  
有彈是非先後邪  
職蕭子顯齊書曰細遷侍中越絕書曰吳王  
也書圖廬始得子胥以為上賢無異乎聖人  
出納惟允劍璽增華尚書帝曰龍命文作  
惟允應劭漢官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則陪  
乘佩璽把劍增華謂自疾子而益其榮華也

昔帝唐九官成事熊豹臨餞納言是司

劉向上一疏曰舜命九官濟相讓應劭曰尚

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師

棄共工盜朕虞伯夷秋宗夔典樂龍納言九

九宮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禱歲

大臨高平氏有才子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

子八人仲熊叔豹蕭子願齊書曰世祖即位緬

近侍式贊權衡遷五兵尚書淮南子曰淮繩

連舛權衡合德百工繇焉以定而皇情眷眷  
法武輔弼執玉以翼天子也  
慮深求瘼四方求民之瘼班固漢書引詩而  
為此瘼爾雅姑蘇奧壤任切關河與壤猶奧  
日瘼病也述遷會稽大守淮海惟揚都  
伯玉述碑曰述遷會稽大守淮海惟揚都  
皇基所託此蓋關河之重决决大邦

殷負提封百萬史記曰夫吳有海盜之饒章

東一都會也西京賦曰石物殷阜薛琮注曰

殷盛阜大也今為此負漢書曰天子畿方千

里提封百萬并臣贊案舊說云提最九言大

舉頃畝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為內也帝

昭曰積土全趙之袷服叢臺方此為劣

為封限之時武力非上袷服臨滿之揮汗成

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也

兩曾何足稱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

成雨高誘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蕭子顯齊

口揮振也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蕭子顯齊

為吳郡太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大公鴻飛

孫劉琨勸進表曰奄有舊吳率秀祖孫楚詩

口受茲明命作守西疆漢書音弘義讓以最

義孟康曰情名長為漢書音弘義讓以最

君子狃平惠以字小人義讓龍舉于寶晉紀

日丁固父覽以義讓稱尚書武王曰昂哉夫

尚書王曰無或敢撫同上德緩用中典老子

伏小人之依哉

德不德是以有德鍾會曰體神妙以存疑

化者上德也周禮曰刑平國用中典

得情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漢書曰張湯

獄錄以古法義決疑獄論語魯子曰上失其

道民敬父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東觀

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陂

能尚也史記曰考烈王立以黃歇為相

春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因城吳

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不

能尚也

史記曰考烈王立以黃歇為相

春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因城吳

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不

能尚也

史記曰考烈王立以黃歇為相

春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因城吳

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不

能尚也

史記曰考烈王立以黃歇為相

春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因城吳

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不

能尚也

史記曰考烈王立以黃歇為相

春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因城吳

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不

能尚也

史記曰考烈王立以黃歇為相

春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因城吳

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不

之文以壘以自為都也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加  
聽吳水乃即太守吳人一能死彼到表振貸臺不特  
而西文王詩曰出君米一郡蒙濟不受祿律唯飲  
寡人制之古者注曰夏音水口也漢書馮唐曰  
外將軍制之者造將也跪而推轂曰閭以內  
侯尚書曰險要汴帶咽南接衡風雲之略千  
里日爵巫三絕江名吳都賦西通鄴鄧水陸之途  
三七左氏傳曰鄧南鄭人杜預曰鄧今鄧縣西  
南有郵城蜀都之北也鄧今潁川鄧縣西  
鄭玄禮記註曰閩門限也建摩作明德

形勝之國也閩外已見上文建摩作明德  
依在建大宅以封藩國又曰八命作牧尚書  
王曰文王克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孟子曰  
明德慎罰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孟子曰  
霍之秋陽也氏傳曰鄧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  
皆孰賢對曰趙衰冬日澤無不漸蟻蟻  
之穴葬遺子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息無不逮尸  
漢亦之蟻蟻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于孟  
之日月有明容光必照馬趙岐由近而被遠  
曰容光小隙也言大明照幽微由近而遠  
自巳而及物史記畢陶曰邇可以遠在茲鄭惠

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才並運聖主得賢臣頌

淮南子曰天有八風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

可遠無不懷通無不肅

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馬司

彪續漢書曰劉寵字榮祖遷會稽太守徵入

山平百五大匠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有若邪

共送寵人殯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

府吏遠來皆對曰山谷都老生未嘗到郡縣

不得或安自明府下車以不絕狗吠竟文民

寵諫之為選愛一六錢故寵在會稽為

錢其清如是東歸曰孔子為大司寇初魯之

取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許市人及乳

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也

譽表六條功最萬里漢書音義曰舊刺史所

夫職者察墨綬長吏以上君官政狀察盜賊

為民之害及大姦猾者察犯田律四時禁者

察民有孝悌廉潔行脩正茂才異等者察史

不薄入錢敷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漢書曰

覩寬為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

屬不絕課更以最揚雄為益州刺史作節度

曰刺史居深門之中還居近侍兼饗戎秩蕭

總萬里之統者也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至晉諸公贊曰羊秀字雅舒泰山人通濟才

見軍中護軍特進太子詹事世祖曰後富貴時

錄曰琰字斐度安少子也為輔國將軍將

宮令績斯侯蕭子顯齊書曰領事將

主器彌固禁旅周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禹

穴神臯地埒分陝漢書司馬遷南遊江淮上

惟地之與區神臯表煥與曹植書

曰召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

常逸斯任東渚鉅海南望秦檣子虛賦曰齊

有琅邪孔臯會稽記曰秦望山左州城正南

史記曰始皇登之不陞南海越絕書曰禹故

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淵數胥萃隗清微在

計吏更名茅山曰會稽天下通主萃淵數左

高書曰今商王受為天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

氏傳曰子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

人於隗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必存千金之買

者利有郭壙之內雲屋萬家徐幹傳情詩曰

歌倚華楹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

屋或為薨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

足云多漢書王遵為高陵令會南山羣盜未

徵諫義大夫守京兆尹渤海亂

繩方斯易理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知欲

何以息其盜賊答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

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

宜從事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蕭子題漢書

上許焉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

威吏民悚息謝承後漢書曰陰脩敷化二郡

承後漢書曰威令神行征艾朝士誠恕既孚

鉤距廉用杜預左氏傳注曰字大信也漢書

距以得事情鈞距者發知馬價則先知狗已

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五其價以類相推

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晉灼曰鈞致也距

開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問羊然後及馬

使對曰無疑以知其術為距也

問而自知以問其術為距也

權而姦渠必剪漢書曰張敞守京兆尹召見

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請

歸假置酒小偷悉來賀飲醉偷長以諸汗其

吏坐里閭閱出者有赭輒收縛之一日捕

得數百人盡行法罰尚書曰無假里端之籍

穢歿渠魁孔安國曰渠大也

而惡子咸誅政內懷慈仁文武備具課民不

貧移惡子姓被以哀矜孚以信順

偏著里端見上又南

陽菁杖未足比其仁

太守吏民有過但用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

加苦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為土老蒲為

箠願無怪之曹植對酒

歌曰蒲鞭葦杖示有刑

澤趙岐三輔史錄曰後漢書曰范滂

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

澄清天下之志蔡邕橋玄感達民祗非待期

月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老安少懷塗歌里

詠安之少者懷之莫不歡若親戚若椒蘭

至必其民也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其所與

國望我惟若親戚若椒蘭麾布每反行悲

道泣攀車卧轍之戀爭塗忘遠東觀漢記曰

為開陽城門侯後拜穎川太守老弱帝號真

道又曰侯霸字君房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

始元年遣謁者侯霸字君房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

哭泣使使者或當道卧皆曰願復留霸期年

去思一借之情念久彌結漢書曰何武為

方城漢池南題吳過工里左氏傳及完曰方城北

指峻潼平塗不過七百日潼水華陰縣界伏

鴻正淮論曰壽春北接西接曉武關路曾不

盈千漢書奇義應劭曰曉山之關也李奇曰

書度翼表曰襄陽北蠻陬夷徽重山萬里魏

賦日蠻陬夷落張揖漢書注曰徽塞也以木

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則邑賈逵國語注

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

曰寇恂為何內太守徵入為金吾穎川盜賊

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穎川盜賊悉降百姓

避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

以左氏傳及完曰方城北

指峻潼平塗不過七百

鴻正淮論曰壽春北接

盈千漢書奇義應劭曰曉山之關也李奇曰

書度翼表曰襄陽北

曰俘漢書晁錯上兵事曰胡虜小入則大利盜入則大利攻城屠邑驅略畜產史記曰盜賊盜以百數掠鹵鄉里方言曰略強取也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推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群史記曰攻剽推埋掘冢皆謂發冢也傲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朱鳳晉書曰前後徙河也寇窺勤進表曰狡寇窺窬伺國瑕隙北風未起馬首役以南向魏志咸洪谷陳琳書曰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

馬早閉字陵與蘇武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故嚴城以備之戰國策子楚謂秦王曰臣恐邊境早閉說開也未明八載疆場大駭吳均齊春秋曰未明八年匈奴寇場之駭國語曰晉師大駭揚雄集上書曰候騎至耳京師大駭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怡司馬遷書曰主上食揚旆漢南非公莫可蕭子顯齊書曰緬為雍州刺史日漢南之國聞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湯之德歸之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日驅馬遄利日夜不處曹植詩曰指日遄征威令首塗仁風載路李尤武功歌曰恩普洽威



後漢書序曰徐淑戎車首路續晉陽秋曰謝  
 安賞表宏為畿對辨速宏為東郡安取一扇  
 授之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軌躅清  
 仁風慰彼黎庶毛詩曰厥聲載路奉揚  
 晏車徒不獲漢書音義曰牛酒日至壺漿塞陌  
 漢書廣武君謂韓信曰不如案甲休兵百里  
 之內牛酒日君至以饗士大夫孟子曰葛伯不  
 祀湯征之其君子實女黃于筐以失義犬羊  
 迎君子小入簞食盡漿以迎小入失義犬羊  
 其來义矣漢書名臣秦曰大尉緣應劭等議  
 徵賦嚴切唯利是求左氏傳晉呂相告秦曰  
 是視又曰首鼠疆界災蠹彌廣漢書曰魏  
 唯好是求前此一却也  
 一焉前此一却也

翁以廉風字以誠德盡任崇置水之情弘郭

役待期之信東觀漢記曰應參字仲連拜漢

到先侯之崇不與言但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

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

父曰崇是效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後大

本籛欲吾擊強宗也狗兒當戶欲吾開門位

孤也於是嘆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

以惠政得民司馬彪續漢書鄭役拜并州牧

行部西河到美樓數百小兒各騎竹馬逢迎  
 及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問使君到喜故  
 來迎使君何日當還使謂別駕計日告之行部  
 還入美樓先期一日使念負諸兒即止野金  
 亭頃期乃往使重信得人心皆此類也  
 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范曄後漢書曰

德上馬也遷安... 德上馬也遷安... 德上馬也遷安...

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羗前以酒酌地曰使

馬如羊不召主簿於諸羗前以酒酌地曰使

金馬之雛雉必懷豚魚不爽為中牟人時郡恭

頰傷豚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表安聞

之疑其不實使仁恕緣肥親往察之某隨行

曰何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

欲察君之二化迹耳雖不犯竟此此一異也

鳥言安周易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廣雅

曰信及豚魚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廣雅

謂村居也左氏傳曰衛遷推騫壘首日拜門

刑十夷儀邢遷如歸也推騫壘首日拜門

關淮南子曰三苗壘首推騫壘首日拜門

韻尚書曰禹夷開服蜀都賦曰夷歌成章范

王唐叢等暮化歸禮義既敷威刑具舉公羊

既作詩三章也毛長疆民獷俗反志遷情韓詩

詩書曰吏民疆獷比屋為賦獷古塗切也李

夜書曰吏民疆獷比屋為賦獷古塗切也李

風塵不起因園寂寞東觀漢記曰蔡彤為遼

賦曰園富商野次宿秉停菑之富商常蕃以

過於朝危韓後漢書曰王渙字推子廣陵人

除溫令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毛詩曰彼

有遺秉此有滯穗又曰于彼塚蝗弗起豺虎

遠跡范稗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平南陽人也

遠跡范稗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平南陽人也

遠跡范稗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平南陽人也

搢奔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可一去搢  
穿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渡江後山  
陽楚師多蝗其飛至九北狄懼威關塞謐靜  
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北狄懼威關塞謐靜

偵謀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牧偵伺也鄭玄

賊反間為國賊者范曄後漢書曰鮮卑寇  
東蔡彤擊之虜大破不敢復闕塞過秦論曰

胡人不救南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過秦

下而牧焉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

狹長筵而御宇內又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

於咸陽楚辭曰龍駕兮帝服聊翔翔兮周章

而遠疾彌留欵馬大漸尚書曰疾大漸惟耕

夫釋耒桑婦下山曹植荀侯詩曰機文參請

門衢並走羣望左氏傳曰乃大維永明九年

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

颯然度襟如實颯然吹木男女老幼大臨街

衢齒昂為或碑曰男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

于四境衢塗巷傳哭接音邑里相連夷羣

我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鄂邑並求入

奉靈觀藩司抑而弗許雖卸訓致劈面之哀

羊公深罷市之慕范曄後漢書曰卸訓字平

吏民羗胡愛情旦夕臨者數千人我俗父母  
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眺

或死我曹亦俱死耳晉諸公贊曰羊祜薨贈君  
 已傳南州以市日對而為言遠有慙德尚書  
 有慙神駕東還號送踰境喪還百姓顯水  
 悲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書曰百姓  
 設祭於峴山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震響成  
 饋日奠韓詩曰萬人顯顯仰天告訴震響成  
 雷盈塗咽水周易曰震動也漢中山靖王曰  
 輿國顯顯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說文曰話  
 也款墓盈塗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會合善言  
 楚襄之請惟幾而彌固左傳曰楚子囊伐  
 謂子庚必滅到石子謂子囊忠君堯不忘言  
 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尚書曰

疾大漸惟幾殆孔衛孟心之身亡而意結韓詩  
 安國曰幾危殆矣衛孟心之身亡而意結韓詩  
 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遷  
 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  
 死不當居喪正堂續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  
 故子以父言聞君召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  
 於正堂二宮軫動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衛  
 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  
 辰登庸伊始皇烈風雷雨弗迷孔安國曰麓錄  
 也堯納舜使大錄萬機允副朝端兼掌屯衛  
 之政尚書曰若時登庸允副朝端兼掌屯衛  
 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  
 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  
 載漢書曰城門屯兵尉聞凶哀震感絕移時因  
 掌京師城門屯兵尉聞凶哀震感絕移時因

世祖武帝咸榮緒晉書賀補牋曰勉膳禁哭

日夜憂懷慄慄慨發憤寬譬見下文曰勉膳禁哭

中使相望東觀漢記曰樊脩至孝母終上遣疾孫權夜為不寢中使醫上雖外順皇旨內

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

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霑衣毛萇詩傳

曰殷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譖愬遇害

見上與衆會飲笑語如平常馮異侍從親近

泣涕處異獨入平頭寬解上意若此移年癯

俱春改貌爾雅曰臞瘠也天倫之愛振古莫

傳殷梁傳曰兄弟也毛詩曰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毛萇曰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蕭子顯齊書

報自也漢書司馬遷曰惟漢接三代絕業分命

也漢書司馬遷曰惟漢接三代絕業分命

懿親台牧並建尚書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

親春秋漢含孽曰三公對繁弱以流涕望曲

在天法三能牧見上文

阜而含悲左氏傳子魚曰周公相王室以尹

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繁弱改贈司徒因謚

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

秀舉清暉映世學編書部特善玄言擊悅之

麗篆籀之則法言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綱其擊悅李執曰

擊悅中也。喻今之文字多非獨華。彙也。中帶  
皆文之如綉也。漢書史籀音義曰：周宣王大  
篆作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曰：詩序  
六義：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四曰類，五曰  
雜，六曰義。曰：漢書八體：一曰大篆，二曰  
籀，三曰石鼓文，四曰隸書，五曰小篆，六曰  
刻符，七曰書，八曰文。曰：書八曰：春秋通國之善矣。  
微秋儲無少荒巧者。也儲謂儲蓄精思也。馬  
融廣成頌曰：儲積取腴之妙。沅躬未足稱奇。  
山叢廣思河澤。取腴之妙。沅躬未足稱奇。  
周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  
天下。蓋取諸膠鬲。通賦曰：養流膠而獲號李。  
天發而蓋取諸膠鬲。通賦曰：養流膠而獲號李。  
虎下蓋取諸膠鬲。通賦曰：養流膠而獲號李。  
心開也。尚書曰：奉燕僚度盡盛德之容。交士林  
尤思孝。按下思參。燕僚度盡盛德之容。交士林

志公侯之貴

辨仁論曰：接上蓋盛德之容。是志魯肅曰：不失下曹從事。交遊

虛懷博納幽關洞開

鄉馮甫為諸葛禰香

虛懷下開幽關洞開

晉王命曰：雖曰博納

竭王毛詩曰：無笑語兮。是

以有譽處。今世說曰：王毛詩曰：無笑語兮。是

不譽滿天下德冠生民

孝經曰：言滿天下無

必譽不蓋德冠生民

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

柳晉氏家傳曰：荀或德行周備。名重天下。莫

送晉王特加器敬。每朝會。罷坐而日。會不

留案推奄及左氏傳。孔丘本公誅之。曰：旻天

文選卷五十九

十一

早起負手曳杖道遠於門歌  
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隳乎  
豈惟僑終蹇謝  
與誰輟相而已哉  
冠而蓄之取我田疇而五之孰殺子產吾其  
真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  
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岳賈充謀曰秦亡秦叔春者不相杵史記趙  
良曰五叛大夫死秦叔春者不相杵史記趙  
以爲五叛而云妻叔未詳番沈之肯凡我僚  
舊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  
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爲育也鄧析子曰天  
於人無厚也何足以此言之天不能令夫折之  
人更生日朝發扶桑入于落棠高誘曰扶桑日  
所出落棠山  
思所以克播遺塵敝之穹壤

賦曰列聖之遺塵曹植露盤乃刊石圖徽寄  
頌曰敝之天壤以顯心功

情銘頌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是開金運祚始

王筐  
金謂殷劓子曰五德從所不勝震土夏  
木殺金周火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

佚女爲九成之臺飲食少鼓帝命燕注視之  
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二筐少選

發而視之鸞遺郊而北飛遂不反高誘曰帝  
天也天命鸞降郊於育娥氏女吞之生契

三仁去國五曜入房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

子曰殷有三仁焉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  
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亦

白其馬侯服周王  
毛詩序曰有客有客亦白

其焉又曰侯服本枝派別因萊命氏後食邑  
 于周天命常毛詩曰文王子孫本枝百世吳  
 於蕭因氏馬毛詩曰漢書曰揚雄之先初食萊  
 都賦曰百川派別漢書曰揚雄之先初食萊  
 於晉之場因氏馬左氏傳曰涉徐而東義均梁  
 羽父曰胙之土而命之氏涉徐而東義均梁  
 徙謂從蘭陵也王隱晉書曰徐州郟東海郡  
 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豐故周市說  
 難於曰豐故梁徙也頌高祖云涉魏而東遂  
 為豐自茲以降懷青抱紫解朝曰紆青抱紫  
 公為豐自茲以降懷青抱紫解朝曰紆青抱紫  
 基巖巖長瀾瀾毛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瀾惟聖造物龍飛天步莊子孔子曰天造物  
 湯謂道也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載鼎載車  
 大人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載鼎載車

有除有布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井道不可  
 受之以鼎漢書音義文穎曰李高皇赫矣  
 星多為除舊布新改易君上也  
 仰膺乾顧曹府君陳寔謀曰赫矣陳君景皇  
 蒸哉實啓洪祚毛詩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萬喬嶽峻峙命世興賢毛詩曰光啓洪祚慶流  
 甫及申鄭玄曰福祚興膺期誕德絕後光前  
 於子孫命世已見上文膺期誕德絕後光前  
 膺五百歲之期也曹植上文帝誅表曰階青  
 雲而誕德晉起居注安帝語曰元功盛德超  
 前絕幾以成務覺在民先周易曰夫幾者動  
 後成務孟子尹尹曰天之先生斯人使位非大  
 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位非大



寶爵乃上天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

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

孟子曰位孟子有天爵有人

濬發

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詩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其纓

陸透迤魏闕

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

殿賦曰乃陟乎文陛以登華殿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

魏闕象魏之高誘曰惠露霑吳仁風扇越謝成

都王茂曰慶雲涉夏踰漢政成期月

之不可涉夏水名也尚書用簡必從日新為

盛曰周易曰簡則日勿從又在上哀矜臨下莊敬

曰逾于漢期月已見上文

民以敬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草木不

天昆蟲得性又曰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昆蟲我有芳蘭民胥攸詠若椒蘭也

蠢蠢巖別嶂分爾雅曰傾山盡落其從如雲

毛詩曰齊子歸挈妻荷子負戴成群

上其從如雲

石戶之農夫負妻戴子入海也

會何足云書曰抑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

請吏比昔聞天道仁罔不遂

南庚

聖也者遂於命者也

彼蒼如何興山止寶

毛詩曰彼蒼者天職我四牡方馳六龍頻戀

良人止簣已見上文

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頰鬯翁死也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

生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斯民曷仰邦

行幸得延年壽也頓猶舍也

國殄瘁毛詩曰人之云齊殞晏平行哭致禮

晏居曰齊景公遊於潘晏子死公繫船而馳

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知車之駛則又乘

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趙但昌國列

邦揮涕史記曰樂毅為燕伐齊破之封樂毅

號曰望諸君而卒於趙滿岳太宰魯公碑曰

趙喪望諸列國同傷家語嚴姜曰無揮涕第

以手揮况我君斯皇之介弟左氏傳伯州犁

哀感徒度慟與雲陞左思七略曰閭

甲弟之廣衰建階毀留攢川汎歸軸君殯用

雲陞之差我鄭玄曰攢猶叢也殯君棺以龍

輔叢不題縻象椁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

日輒競羞野奠寧攀去轂遵渚號追臨波望

輟也毛詩曰鴻飛遵渚范曄後漢書曰祭無絕

哭導喪至河南車駕臨之望哭哀慟

終古惟蘭與菊楚辭曰春蘭兮秋塗由帝渚

朱軒靡駕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尚書太東

首塋園即宮長夜如淳曰塋冢田也禮記曰

孔性鼎銘曰即宮于宗周李陵逝川無待黃

詩曰嚴父考長夜慈母去中堂

文選五十九卷

金難化逝川已見上文史記少君言上曰祠

以爲飲食鐘石徒刊芳猷永謝吳越春秋樂

器則益壽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墓誌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

劉先生夫人墓誌蕭子顯齊書曰太

女璫卒元監元年下詔爲璫立碑

璫取王法號曰貞簡先生王僧孺劉氏譜曰

任彦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列女傳曰老萊子逃世

楚王楚王遂駕車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

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

世爲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爲人所

制者投其畚而去若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

者同郡孟氏之文也德行甚備鴻納之共避

逃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爲事雖

雜傭保之中妻每進食常舉案齊眉復有令

不敢正規以禮備身所在敬而慕之德一與之齊

實佐君子簪蒿杖藜毛詩序曰又當

之齊終實佐君子簪蒿杖藜輔佐君子求賢

身不改審宮東觀漢記曰梁統與杜林書曰君非隗

審宮東觀漢記曰梁統與杜林書曰君非隗

審宮東觀漢記曰梁統與杜林書曰君非隗

居室有行亟聞義讓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

傳鮑蘇妻曰如不教吾以居室之行毛詩曰

女子有行左氏傳趙襄曰臣亟聞其言矣

稟訓丹陽弘風丞相蕭子顯齊書曰璣晉丹

妻王氏丞相籍甚二門風流遠尚漢書曰陸

遵之後也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馬肇

允才淑閻德斯諒毛詩曰肇允彼栢蟲又曰

出於閻鄭玄曰闕門限蕪沒鄭鄉寂寥揚冢

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人也國相

孔融深敬玄飛獲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

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冠之

意也今鄭君鄉直曰鄭公知七略曰揚雄卒

第子侯邑負土參差孔樹毫末成按皇覽聖

作墳號曰玄冢在魯城北泗水南冢中樹

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北泗水南冢中樹

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也

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柞粉離五味瓊

之樹魯人莫之識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

末公羊傳曰泰伯謂蹇叔曰暫啓荒地長宿

爾之年老家上之木掛之夫貴妻

幽隴蕭子顯齊書曰後王氏宗合之夫貴妻

尊匪爵而重潘岳夏侯湛誄曰惟爾之存匪

爵而貴

文選卷之五十九

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行狀

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弔

文選卷第六十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

祭

謝惠連祭古冢文一首

顏延之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一首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

年三十五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廢

論語孔子以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

者次也傳李友脩張良廟

孝始人倫忠為令

教曰道亞黃中照隣始廢

左公實體之非毀

德毛詩曰成孝敬厚人倫左

誰毀誰譽如有

譽所至

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

莊

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

天才博瞻學綜該明

勸舉世非之而不加

王武子曰天才英博

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學綜群籍習

習

周萬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

物博士后蒼為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又曰漢

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漢

書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樂分龍趙詩折齊韓

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樂分龍趙詩折齊韓

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帝時

丞相魏相所定又曰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

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三家應劭漢書注

曰申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后倉作齊詩也

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漢書曰成帝時以

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河間獻王德從人

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

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有一於此

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不必劉靚昔沛獻

罔不兼綜者與謝承後漢書曰劉靚昔沛獻

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揚史東觀漢記曰

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云臺召尚席取卦

具自卦以周易卦占之其繇曰蟻封穴道

大雨將集明且太雨上即以其繇曰蟻封穴道

帝時行射禮

漢書曰成帝時以

德從人

有一於此

不必劉靚

昔沛獻

東觀漢記曰

東平齊聲於揚史

東平齊聲於揚史

東平齊聲於揚史

東平齊聲於揚史

東平齊聲於揚史

東平齊聲於揚史

東平齊聲於揚史

東平齊聲於揚史

東平齊聲於揚史

東平齊聲於揚史

東平齊聲於揚史

東平齊聲於揚史

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

沈約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為荊州刺史

順帝即位攸之師武義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然畔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雖肝跋扈尚書曰非台小子敢行祗亂穢華緒晉書曰武

陵王令曰荊州勢據上流將軍休之委以分

陝之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益

重口 沈約宋書曰明帝第六子燮字仲綬封晉

熙王進號鎮西沈攸之率兵鎮尋陽之益

年五歲出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

世祖毗贊兩藩而任總西伐 沈約宋書曰齊

王燮鎮尋陽之益城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寧朔將軍

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 沈約宋書

日除拜則

為參軍事府版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

則為行參軍照羽檄之疾若風之馳太公

火之多如景之照羽檄之疾若風之馳太公

六龍曰云火萬炬以防夜四子講德論曰

融雨集漢書高祖曰謀出股肱任切書記

以羽檄徵天下兵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

帝與吳質書曰 元瑜書記 網 網

軍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  
宣功風體所以弘益 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  
促乃逃入山中 大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  
入六祖時在長安大延賓客 忽不與語使就  
伎人列弄善解音能鼓琴 遂無弦而歌因造  
歌曲曰弄弄天門開大魏應 期運青蓋送九  
洲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已 死女為悅口玩恩  
義苟潛暢他人馬能亂為 曲既捷音殊妙



當時冠坐太祖大仇署為記室何法盛晉中  
典書曰王承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少為記  
室參軍雅相敬重勅子此曰夫李之益者  
淺味遺言不安者深開晉禮度不如式瞻儀形  
效其師之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  
除邵俊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  
勝關河重複東夏會稽也尚書王曰爰變爾  
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  
會稽太守此蓋閔河之重復決決大邦選眾  
而舉敦悅斯在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  
傳曰晉惠於彼序謀元帥趙襄曰邵毅可除  
臣亞聞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除  
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

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

藩屏左氏傳留平曰昔周公故公以高昭武

穆惟戚惟賢漢書常文成曰父為昭子為穆

賢左封閔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又以奏課

連最進號冠軍將軍漢書曰倪寬為豐都尉

曰最連得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漢書曰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

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其

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  
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  
定輒行罰於後遂篁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  
斷絕百姓以安

漢書卷之五

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谿谷之間  
篁竹之中范曄光武紀贊曰金湯失險

更忘其西吳龍立於其東臯  
劉寵後漢書曰

守徵為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自扶奉送滿安

仁揚經誅云日吳景西望子朝陰范曄後漢

九吳有龍立長者隱居志不降辱四輔三公

德履義有原愚伯夷之節都尉所掃其門猶

懼辱馬召之不可使  
曹奉謁修書記致醫

藥吏使相望於道精一歲養乃乘輦詣府門

願得先死備錄延辭  
議再三遂署議曹祭酒

阮籍奏記曰將耕東  
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

奔波泣血千里  
蕭子昭河東人父璣之後生

子良禮記曰惟父  
而合毛詩曰星言  
赴急跋涉奔波者  
難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

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十日  
日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外除心哀內疚  
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

詩曰心焉內疚  
爾雅曰疾也

曰有從有服而無服  
公降其私親女君之父母

表曰情由權奪也  
而茹戚肌膚沈痛瘡鉅

廣雅曰茹食也  
禮記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

者其愈遲  
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

極故知鐘鼓非樂云之本縷麤非隆殺之要

論語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平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左氏

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薨葬斬寤苦枕草孫

子曰夜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故三年以為

隆總小功以為殺鄭玄禮記注曰有隆有殺

進退如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

主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純之容改授征

樂之未哭位籥經隆殺之服哀之末

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

帝為柱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曰萬

不君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

故政非一軌俗備五方

漢書曰秦公內樹

寬明外施簡惠

幸逢寬明之日將直危言之

特威榮緒晉書吳隱之神臯載穆轂下以清

為晉陵太守布政簡惠

西京賦曰是惟地之與區神臯漢書谷永上

疏曰薛宜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胡廣漢官

極

論

傳

子

進

樂

虜

故

寬

特

為

疏

解

范

武

使

南

充

充

未及下車仁聲先洽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

息珠玉關靖拆北門寢局漢書曰龍勒有王

事聚標鄭文曰擊標兩木相敲行夜時也標與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駙曰齊朝旨以董

守北門說文曰高門關外之關朝旨以董

司岳牧敷興邦教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董司

書傳曰董督也董岳關中詩曰岳牧慮殊禮

記司徒明七教以與民德尚書曰司徒掌邦徵

教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山傳答事曰方任

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

穆三能下教五典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

契後作司徒敬敷五典蘇林曰能音合尚書帝曰

典克從孔安國曰五典五帝之教關文關

以闡化寢鳴鐘以體國玄謂道也太玄經曰

數詩曰一性縱神懷矯跡步玄關范曄後翼

漢書曰相榮為五更贊曰待問應若鳴鐘

亮孝治緝熙中教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

臣司徒故奪金耻訟蹊曰自嘿呂氏春秋我曰

日中教奪金耻訟蹊曰自嘿

金者清旦衣冠之蓄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撥

而奪之吏捕而京傳之問曰人皆在馬手撥

氏傳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不彫其朴用悔其

明呂氏春秋曰賢不自各反其質行其情不

明雅曰裁明於內乃得明聲化之有倫紫

公是頤室之不壞繁二國是頤庠序肇興儀

形國曾師氏之選允歸人範禮記曰有虞氏

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鄭玄曰皆學名也毛

詩曰儀刑文王棗山松後漢書曰李膺風俗

周禮曰師氏中大夫以三德教國子法言曰

不拜入座初啓以公補尚書令陳壽魏志評

令尚書僕射六尚書古為八座尚書式是款

妻百揆時序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于百

之尚書令皆古也夫國家之道互為公私君親

之義遞為隱犯君有犯而無隱有諫諍之義

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國語樂共子曰成

一長非教不知生之君食之非父不事之唯其所

不則致死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亮誠盡

規謀猷弘遠矣臣盡規晉中興書冊陶侃曰

公經德秉哲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

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

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地理書曰崑崙

崑崙東南地萬五千里名曰神州

萌俗滋繁故與帝為編戶不言之化若門

到戶說矣曰周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

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楚辭頃之

曰衆不可戶說今孰云祭余之中情

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

絲綸允緝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禮曰言

其出武皇晏駕寄深負國車晏駕謹按史記

曰王稽謂范雎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

奈何者一日官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

恨於臣是無可奈何謂秦昭王少天下終也

昔周康王一且屢起詩人以為深刺天子

夜寢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墉有周公相

成王抱之肩斧衣南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

面嶺諸侯之圖焉

俯揖天倫踴絕于地君處之節復如君武穆

之憂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

鄭玄曰爵躋聖主嗣興地君坦爽蕭子顯齊

足不絕地也聖主嗣興地君坦爽蕭子顯齊

王昭業文惠太子長有詔策授大傳領司徒

子世祖崩太孫即位

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周禮曰坐而

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地尊禮絕親賢莫貳

向方可以觀德矣

與書恭帝詔曰大司馬地隆佳重親賢莫貳

班固諸侯王表序曰親賢莫貳

班固諸侯王表序曰親賢莫貳

班固諸侯王表序曰親賢莫貳

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讀拜不名劔履上賜蕭

傳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漢書曰上賜

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豨周餘

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

是無入可使者乎以上為愛我賜入殿門不

趨而綜與傳寬同傳寬無不趨之言疑任公

設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

即位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

卿禮秩曰汝南王亮秦王東吳王復以申威

晏梁王彤皆劔履上殿入朝不趨

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

故並奏疏累上身沒讓存王隱晉書曰武帝

讓存遺天不怒遺梁岳頽峻左氏傳曰孔上

言益屬

不弔不怒遺一老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

杖道造於門歌曰大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其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温明秘

器歛以衮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

事朝夕奠祭大官供給禮也漢書曰大將軍

温明秘器服屐中置尸上歛并蓋之周禮曰

三公自衮冕而下故以勸極津門感充長樂

又曰上公九命下故以勸極津門感充長樂

東觀漢記曰東海王疆薨上發魯相所上撤

下麻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

羣臣門宣徒舂人不相傾壘罷肆而已哉史

事發齊門宣徒舂人不相傾壘罷肆而已哉史

不曰趙良謂商鞅曰五刑者大夫死秦國男文

不曰趙良謂商鞅曰五刑者大夫死秦國男文

不曰趙良謂商鞅曰五刑者大夫死秦國男文

不曰趙良謂商鞅曰五刑者大夫死秦國男文

不曰趙良謂商鞅曰五刑者大夫死秦國男文

不曰趙良謂商鞅曰五刑者大夫死秦國男文

不曰趙良謂商鞅曰五刑者大夫死秦國男文

不曰趙良謂商鞅曰五刑者大夫死秦國男文

不曰趙良謂商鞅曰五刑者大夫死秦國男文

不曰趙良謂商鞅曰五刑者大夫死秦國男文

不曰趙良謂商鞅曰五刑者大夫死秦國男文

不曰趙良謂商鞅曰五刑者大夫死秦國男文

不曰趙良謂商鞅曰五刑者大夫死秦國男文

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乃下詔曰  
哭于巷商賈哭于市農夫號于野

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威公情之新隆

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明王相故使持節都

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大傅領司徒揚州刺

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監

淵魏道冠民宗具瞻惟允毛詩曰民具爾瞻肇自弱

齡孝友光備仲詩曰張爰及贊契協升景業

燮和台曜五教克宣台曜及五教敷奏朝端

百揆惟穆尚書曰敷奏以言晉中興書謝石

時曰百揆寄重先顧任均負圖先顧則顧命也

前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諒以齊微二南同規

作顧命負圖已見上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

往哲故繫之周公鸞巢震之德諸侯之風也

也故繫之召公周南召方憑保祐永翼雍熙

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方憑保祐永翼雍熙

東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方憑保祐永翼雍熙

下共其雍熙天不憇遺奄見薨落慈遺已見

遠戒期龜謀襲吉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尚書

追崇假黃鉞尚書曰王左拔黃鉞孔侍中都



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

麗 綬具九錫服命之禮魏晉官品曰相國丞

錫文九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鑿

車禮記曰乘蓋輅駕蒼龍黃屋左纛導輜輶車

漢書曰紀信乘三車黃屋左纛纛毛羽幢在乘輿衡

天子車以黃纒為蓋裏纛毛羽幢在乘輿衡

左方上注之漢書曰載霍光尸前後部羽葆

輜輶車文穎曰如今喪輜輶車

音 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漢書蕭延

次歌車也晉公卿禮扶曰諸公及開府位從

十公人持班劍馬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

事 王隱晉書曰字字叔達宣帝次弟也

世 公道識虛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

事 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如千頃

事 僕妾不覩其喜愠近侍莫見其傾弛

事 僕妾不覩其喜愠近侍莫見其傾弛

事 僕妾不覩其喜愠近侍莫見其傾弛

事 僕妾不覩其喜愠近侍莫見其傾弛

事 僕妾不覩其喜愠近侍莫見其傾弛

上而好下接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左傳曰齊桓施舍不斂帝子儲季令行禁止抱文子曰夫求善不厭國網天憲實諸掌握范華後漢書劉禁王爵口含天憲淮南子曰未嘗鞠人於輕刑網人於重議東觀漢記曰表安為尹十餘人常數曰九士之學高欲望宰相下人有不及收守網人於聖代尹不忍為也及內恕諸已非意相干每為理屈晉中興書曰衛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任天下之重體生民非意相干可以理隨之俊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

也華衮與組繒張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

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處華衮猶朱其袂詩子路曰魯子揭衣緼繒未嘗完論語曰

文仲山節藻稅包咸曰節者柳刻鏤為山梳者梁上盈畫以藻文聖主得賢臣頌者長於

蓬萊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范曄後漢書曰

之山下陽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每州郡召命輒山陽人也不就教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掌論之曰

稱疾不仕就教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掌論之曰使君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却山洛水

環匝竹木周布足息四牀之役却山洛水協應叟之志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却山

託崇岫以為宅立園東國錙銖軒冕因茂林以為錙銖者鄭玄曰言君乃依林構宇

輕軒冕猶錙銖者鄭玄曰言君乃依林構宇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

傍巖拓架清後與壺人爭旦緹幙與素瀨交

輝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明月置之虛

室理人何辨莊子曰虛室之中所以異於深山之

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此之時舞與野人相

去豈遠哉殷仲文入剡詩曰野人雖云隔超

有必高人何點躡喬於鐘阿徵士劉虬獻書

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蕭子

書曰何點字子哲廬江人也隱居東離門下

望之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後門逃去竟

陵王子良聞之曰素章王命尚不屈非吾所

議遺點密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虞

孝敬高士傳曰何點常躡草喬侍乘柴車蕭

子顯齊書又曰劉虬字虛豫南陽人也豫章

王為荆州牧辟蚪為別駕遺書禮請科脩陵

答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蚪答書後以江陵

屏風素憑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

之服于寶晉紀何曾謂太祖父阮籍如此

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以好事之風申其趨王之意戰國策曰先生

齊宣王宣王趨見叔為召士於上何如使者復

為好勢王曰先生徐入寡人乃知大春屈已

請從宣王因趨而遊之門

於五主君大降節於憲后致之有由也後漢

書并丹字大春扶風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

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

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五

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別使人要劫之丹不

得已既至就故為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  
日以君侯能供其旨而東相過何其薄乎更  
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荀恁字君大鴈門  
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辟任署  
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賦之曰宣帝徵君不  
至驃騎辟反來何也對曰先帝東德惠下臣  
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其卉木之奇泉石之  
檢下臣故不敢不來  
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  
德東朝同符作者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  
懋字雲喬世長子昭業即  
皇帝位追尊為文皇帝山濤啓事曰保傳不  
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乘德義克已復禮東  
宮少事養德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  
德養德者養名高上之人亦能敬賢禮記曰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也爰造九言實該百行  
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言德言賢言親言  
生言靜言昭言真言節言義孔藏與從弟書  
曰學者所以遵衿禱於未萌申炯戒於茲日  
飾百行也  
衿禱於衿結禱也儀禮曰女嫁毋施衿結  
也勉之敬之毛詩曰親結其禱九十其儀毛  
葛曰揄婦人之帛也幽通賦曰非直旦暮千  
既訖爾以吉象又申之以炯戒  
載故乃萬世一時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  
過大聖知其解者是旦  
暮遇命公注解竟陵王集有皇  
太子九言注解衛將軍王儉  
綴而序之王儉為九言序贊山宇初構超  
然獨往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  
之人也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  
司馬彪注曰獨征  
自然不復顧世  
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

入室

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曰及者若可作吾誰與歸

尚想前

良俾若神對

思玄賦曰尚前良之遺風王隱晉書劉琨曰神爽忽然若已之

也

侍對乃命畫二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

思才淑

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

匹婦之操亦有取焉有

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惑

焉

論語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即命刊削投杖不暇

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弟子弔之曰喪爾親使人未

聞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公以為出言自口

驥駮不追鄭折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及聽受

一謬差以千里

易乾鑿度曰正其千里而萬疋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疋

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

李尤集序尤好為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

先是震于外寢

左氏傳曰震夷伯廟罪之

匠者以為不祥

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修以記吾

過且令戒懼不怠

左氏傳曰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縣上為之田曰以

志吾過且

從諫如順流虛已若不足王命論曰從諫

能順流莊子曰人能虛已以游於世其孰至

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孫氏傳曰孟孫卒蒧

之惡我信必由中貌無外悅左氏傳曰周鄭

不由中質論語曰未若

無益也左氏傳楚子曰雖率以物役孜孜

無怠孫卿子曰是謂以已為物役矣尚書乃

撰四部要略淨住子羅提木又是汝大師若

住於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又住則我

法住波羅提木又戒則我法戒是故衆僧於

望悔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

淨住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

身繫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子者紹繼為善

提善根如是佛之子故云無則能紹續並勒成

三世佛種是佛之云淨住子

一家懸諸日月漢書曰太史公書序略以

言曰雄以此篇目領示其成者張伯弘洙泗

之風闡迦維之化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

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瑞應經善大漸彌

留話言盈耳尚書曰疾夫漸惟幾病日臻既

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默殞之請至誠懇惻

熟殞已見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

者歟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過之聞焉

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易名

之典請遵前烈謹狀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戊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弔屈原文一首 并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常昭  
遣也字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謫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殺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自喻其辭曰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

以廷幾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關章尊顯後諛得意以表屈原離騷為鄧通等所怨也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張晏曰恭敬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  
事琴操伍子胥歌曰俟罪斯國志願得兮羅  
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  
水在焉列子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言至湘  
曰吾側聞之乃殞厥身張晏曰讒言周  
而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張晏曰讒言周  
弔文王曰惟世嗚呼哀哉逢時不祥焉鳳伏周  
竄兮鳴皋翔翔關葺尊顯兮讒諛得志胡廣  
葺不才之人無六翮翔翔之用而反尊顯賢賢  
為諂諛得志於世也字林曰關葺不肖也

聖逆夷兮方王倒植胡廣曰逆夷不可順道而行也

顛倒易位也植也世謂隨夷為溷困胡兮之服

隨也常昭曰夷伯夷也謂跖蹻為廉李奇曰

盜跖蹻楚莫邪為鈍兮吳越春秋曰干將

閻得而寶之以故使干將造劍二枚一

刀為鋸漢書音義曰鋸切吁嗟默默生之無

故兮屈原曰乾棄周鼎寶康瓠兮如淳曰

爾雅曰康瓠謂之甌李巡騰駕龍牛驂蹇驢

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戰國策汗明曰大

不能止負轅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冠當加首

到上為下故漸不可久也嗟苦先生獨離此

咎兮應劭曰差客蹇苦勞詵信曰已矣國其

莫我知兮張晏曰離騷獨壹鬱其誰語鳳

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史記音

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音義曰

頰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蟻應劭曰

頰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蟻應劭曰



必懷此都也  
而事之何必  
思此都而禮  
放逐  
必懷此都也  
言知時之亂  
當歷九州而  
相其君兮何  
必懷此都也  
言知時之亂  
當歷九州而  
相其君兮何  
必懷此都也  
言知時之亂  
當歷九州而  
相其君兮何

鳳凰翔于千仞兮  
覽德輝而下之  
見細德之  
險徵兮  
遙增擊而去之  
如淳曰  
鳳凰魯擊尤  
增高上  
飛意也  
擊音  
攻擊之擊李  
奇曰  
遙遠也  
僧益也  
史記  
擊字作  
翻文子曰  
鳳凰飛  
千仞莫  
之能致也  
禮記曰  
彼尋常之  
德輝動乎  
內險微謂  
輕焉  
機祥也  
應劭曰  
八  
行鳥  
瀆兮  
豈能容夫  
吞舟之巨魚  
大曰  
尋倍  
尋曰  
常善曰  
莊子曰  
弟子謂  
庚桑楚  
為之制也  
常之溝  
巨魚無  
所還其  
體而鯢  
鱗為之  
制也  
橫江湖之  
鱣鯨兮  
固將制於  
螻蟻  
水不容  
大  
魚而橫  
鱣鯨於  
濤瀆必  
為螻蟻  
所見制  
以况  
小朝主  
闇不容  
受忠迂  
之言亦  
謂讒賊  
小人  
所見害  
也鱣或  
作鱣史  
記鱣張  
連切鱣  
音尋  
莊子  
庚桑楚  
謂弟子  
曰吞舟  
之魚錫  
而失水

則樓蟻能苦之哉國策齊人說靖郭君曰君  
不聞海大魚乎蕩而失水則樓蟻心意焉

弔魏武帝文一首 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

而見魏武帝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詩毛

曰嘯歌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

性命之區域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

子老萊子曰人生亦天地是以臨喪殯而後

悲藐陳根而絕哭國語曰楚子西歎於朝蔭

尹壘曰吾聞君子思前世

謂陳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

根也

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

答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

云數而已矣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

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有蝕之是何物也

月之行也分同道至相遇也其他日則為災

曰若不克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問終人然百

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

之累尚書曰高明柔克居常安之勢而終嬰

卷之六

十一

傾離之患故乎

穀梁傳曰沙麓崩林屬於山為麓沙山名無崩壞之道而

云崩故

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

之內

范曄後漢書曰左迴天唐獨坐謂中官

戰酣日暮後戈而磨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

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今子與我遊於形

骸之內而子索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

之下崔寔政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

魏闕淮南子注曰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

之木尚書曰是區區者而不卑余也光于四

表者翳乎叢外祖爾之士尚書曰央被四表左

爾之國杜預曰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衰

最爾小貌也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筭計謀也

思玄賦曰蓋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

遠迹以飛聲之怪頽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

顧命已見上文爾雅曰冢大也左氏傳里克

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案盛故曰冢子謂文

帝也毛詩曰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

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

矣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善言也

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

下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

受禪封母弟彭為中牟王植為侯然太祖崩時

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蓋太祖崩時

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自任已見

相室謂東門吾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

無存言入命盡而神無餘身亡而識無存今

注曰死言然而婉變房闈之內綢繆家人之

務則幾乎密與班固漢書哀紀述曰婉變董

毛左氏傳注曰幾近也又曰吾婕妤妓人

皆著銅爵臺魏志曰建安十五年於臺堂上

入天林總帳鄭玄禮記注曰凡布朝脯上脯

精之屬漢書東方朔曰精乾飯也蒲秘切月朝

十五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

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

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舍中謂衆妾既無所

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

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

晏子春秋曰景公為履黃

金之蒸飾以組連以珠

可以勿遠求與遠不其兩傷乎令衣裳別為一裁是亡者

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遠也求為吝而虧廉遠為貪而害義故曰兩傷之悲

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

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而必失之

惡是行之所藏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可悉也尸子

魯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也無擇今人雖未得愛不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

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若乃饜

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

廢乎傅子曰德不累於內不於是遂憤懣而獻

弔云爾臣曰天子哀痛憤懣

接皇漢之末緒直王途之多遠東都賦曰系

谷賓戲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蔡邕釋誨曰

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以龍喻太祖

之淵也楊雄釋愁曰懿神龍之淵潛埃慶雲

而將舉之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

紛蕭索輪囷運禮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

是謂慶雲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語曰摧羣雄而

祭公謀父奕世載德載猶行也曰君未知電擊舉劾敵其如遺戰勅敵之人盜而不成

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勅強也漢書指八極以

遠略必剪焉而後綏淮南子曰八絃之鑿三

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闔碑文范曄後漢書

曰梁太后詔曰周舉舉脩網之絕紀紐大音

在禁闔有密靜之風舉希聲許慎淮南掃雲物

之解微老子曰鼓琴循絃謂之微淮南

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雲物曰分至啓閉必書

雲物周易曰天地之道貞丕大德以宏覆援

日月而齊暉周易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為帝異

道而德覆天下楚辭曰齊光宏普也濟元功於九

有固舉世之所推史記大史公曰惟祖元功

有老子曰天下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

臻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將覆簣於浚谷

擠為山乎九天論語子曰譬如平地也雖覆

善攻者動於九天馬氏法曰苟理窮而性盡豈

長筭之所研周易曰言窮其義理盡以至於命鄭

又曰至於命吉凶所定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

其必顛如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當建安之三

八寶大命之所艱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雖

八寶大命之所艱天監厥德用集大命雖

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乎今史記李斯曰當

矣吾未之所稅駕也法言曰仲惟降神之繇

尼之駕稅矣李範曰稅舍也惟降神之繇

邈眇下載而遠期出降神謂遠期也毛詩曰惟

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論語曰此也信斯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魏篇曰大魏膺靈符

曰靈符滋液以春秋孔演圖雖龍飛於文昌非

正心之所怡京賦曰龍飛白水漢書文昌宮

次將三曰貴相憤西夏以鞠旅汴秦川而舉

旗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出

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行不綱毛詩曰陳師

鞠來魏明帝自惜薄枯行日出身秦川爰居

伊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

云瘳彌四旬而成災毛詩曰宅是鎬京谷賓

尚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公乃告大

王明李文王公歸王翌日乃廖孔安國曰翌

日明也詠歸塗以反旆登峭澗而竭來魏

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

有險東向鄭衛新序大臣曰從玄謀次洛納

漢書曰十月

洛陽

子

王崩尚書曰東至於洛納大伊君王之赫奕

定終古之所難楚辭曰長無威先天而蓋世

力盪海而拔山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漢書

敵何疆而不殘每因禍以提福亦踐危而必

安難蜀父老曰遐迹一體中外迄在茲而蒙

昧慮噤閉而無端楚辭曰口噤閉而委軀命

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鵬鳥賦曰從祀委命

論語子曰君無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

沒世而名不無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

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我營魄

兩登遐老子曰抱一能無旁乎執姬女以頻

粹指季豹而灌賄馬謂人頻眉感顛憂貌也

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汎瀾蔡琰

行路亦嗚咽相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

靜寐戢彌天乎一棺毛詩曰學士之濱古詩

傳曰戢聚也彌天喻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

一棺容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周易曰

之土



謂大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穀果傳

有正終後君業援真吝以甚集悔雖在我而不

有正始也道言為履組及分香令藏衣裘是引貞吝之

吝毛詩曰賦曰嗟內顧之所觀張堅與任考昇書曰紆

何用不減惜內顧之纏絲恨末命之微詳

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

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

房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詩曰窈窕

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禮記曰孔子

物而不可用說文曰矯感容以赴節掩零淚

而薦觴家語曰子貢問若父母之喪子曰慤

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言服玩雖微

無善而必逝言物在而人亡也家語孔子謂

哀公曰君入廟而仰視楹桶俯察機筵其器

皆存而不觀人君以度聖靈之響像想幽神

此思哀則意可知矣度聖靈之響像想幽神

之復光響像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曰忽

之應聲影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以

應聲景以隨形聲成已翳沒影響故亦微

必藏也鵲冠子曰景則隨形響則應聲也微

清絃而獨奏進脯糝而誰掌悼總帳之冥漠

怨西陵之茫茫毛詩曰宅登爵臺而羣悲貯

美目其何望也貯與貯同毛詩曰美目盼兮

既晞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禮繁則易亂

能遵簡薄所以遺累詩緯曰齊數好道廢義

簡禮朱均曰簡猶闕也漢書劉向曰賢臣孝

子亦命順意而薄葬也彼裘紱於何有貽塵

謗於後王言遺塵謗而及後王而嗟大戀之

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言情苟存乎大戀雖復

也覽遺籍以陳慨獻茲文而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

謝惠連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

曹參軍義康脩東府城城塹中

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

東府掘城北塹入丈餘丹陽記曰東府城西

東則孝文三道子府道第楊得古冢上無封

域不用磚甃毛萇詩傳曰甃甃以木為柳中

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呂氏春秋惠公說魏

過山之尾奈水驚其墓見棺明器之屬材瓦

之前和高誘曰棺題曰和

銅漆有數十種禮記曰孔子曰明器者神明之器也多異形不

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則有二十餘頭初

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振撥之應手灰滅說文

扶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棺上有五銖

錢百餘枚漢書曰武帝罷半水中有其蕪節

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爾雅曰瓜

曰瓣瓜中實也白寬切一銘誌不存世代不

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

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漢

漢君云爾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

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

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漢君之靈忝總徒旅版

築是司窮泉為壘聚壤成基一柳既啓雙棺

在茲捨畚悽愴縱鍾漣而左氏傳曰宋災陳

籠也畚音本揭居高切爾雅曰鍬謂之鍾周

芻靈已毀塗車既摧禮記曰塗車芻几筵糜

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或醢醢爾雅曰盎

曰肉謂之醢醢也醢曰肉醬也音羨傳餘節瓜

表遺羣羣已見上文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

年潛靈幾載寡婦賦曰潛為壽為大寧顯寧

晦銘誌埋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

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詩毛

皆興日百堵壙不可轉壑不可廻黃腸既毀便房

已頽循題興念撫備增哀漢書曰霍光薨賜

一長蘇林曰以栢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

賜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便房豕壙

中室也碑蒼曰備木送人葬也餘腫切射聲

垂仁廣漢流渥范曄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

備或謂偶偶刻木以像人形五苟切射聲

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故不壽埋掩

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

曰陳寵字昭公佈困人也轉廣漢太守先是

惟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使案

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勅縣葬

即絕也祠骸府阿掩骼格城曲之月掩骼埋

骨枯曰器仰羨古風為君改卜宅兆而安厝

之輪移北隍窀穸東麓說文曰城池無水曰

曰窀穸之事杜預曰窀厚也窀夜也厚夜長

夜葬為理也說文曰窀厚也窀夜也厚夜長

林屬於壙即新營棺仍舊衣鄭玄周禮注曰

山為麓壙即新營棺仍舊衣禮記武子曰合

或為壙合葬非古周公所存葬非古自周公

非也

以有也敬尊昔義還祔雙魂禮記孔子曰魯

謂合葬也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鬢歆

我犧樽嗚呼哀哉魏太康禿賦曰幽靈

祭屈原文一首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

郡道經沿潭為湘州刺史張

### 顏延年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即

宗吳郡人也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賈誼曰恭承

嘉惠兮侯罪長沙周禮曰州至楚旗鄭玄毛

不忍見之弊壑又曰捐余珥節羅潭艤舟汨

渚楚辭曰路漫漫其悠遠夕弭節而高厲漢

整如向乃遣戶曹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

屈君之靈王逸楚辭序曰屈原與楚同

而摧玉纈則折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常

艾榮管子曰夫玉折而不撓勇也禮記孔子

也纈物忌堅芳人諱明潔堅芳即玉及蘭劉

之性堅蔡邕度尚曰若先生逢辰之缺賈誼

碑曰明察鮮白珪此咎楚詞温風怠時

原文曰差若先生獨此世之匡攘温風怠時

飛霜急節温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

辰風衰怠桓鱗七說曰飛羸羊違紛昭懷不

霜厲其未臆風激其崖楚辭序曰是時秦昭

端王羸秦姓羊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

王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

客死於秦大戴禮曰太子處位不端受紫不

保此屬太謀折儀尚貞茂椒蘭史記曰楚懷

蔡乃令張儀事楚秦昭昭王欲與懷王會欲

屈平曰秦不可信王問子蘭蘭勸王行秦

留懷王王逸楚朝亦曰同列大夫夫上官

如害其能共結楚之楚日日專伎以慢

兮極又欲充夫佩錦王日日大夫子孫

楚辭曰余以蘭為可恃公无實而害大

逸曰蘭懷王之少身絕不關跡徧湘干初也

第司馬子蘭也物荃蓀連以龍鸞韓子曰連

毛萋詩傳比物荃蓀連以龍鸞韓子曰連

日十崖也此物荃蓀連以龍鸞韓子曰連

善為香草以配忠貞對鳳以託君子聲

溢金石志華日月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

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史公曰屈原蟬蛻

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與日月

爭光如彼樹芳實穎實發秀實穎實粟望

可也如彼樹芳實穎實發秀實穎實粟望

汨心歎瞻羅思越吳質答東阿王籍用可塵

汨心歎瞻羅思越吳質答東阿王籍用可塵

汨心歎瞻羅思越吳質答東阿王籍用可塵

汨心歎瞻羅思越吳質答東阿王籍用可塵

汨心歎瞻羅思越吳質答東阿王籍用可塵

汨心歎瞻羅思越吳質答東阿王籍用可塵

汨心歎瞻羅思越吳質答東阿王籍用可塵

汨心歎瞻羅思越吳質答東阿王籍用可塵

汨心歎瞻羅思越吳質答東阿王籍用可塵

汨心歎瞻羅思越吳質答東阿王籍用可塵

汨心歎瞻羅思越吳質答東阿王籍用可塵

汨心歎瞻羅思越吳質答東阿王籍用可塵

汨心歎瞻羅思越吳質答東阿王籍用可塵

汨心歎瞻羅思越吳質答東阿王籍用可塵

汨心歎瞻羅思越吳質答東阿王籍用可塵

子曰風有采繁采蘋雅  
有行齊泗酌昭忠信也

### 祭顏光祿文一首

顏光祿即  
顏延年也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

沈約宋書曰孝  
建孝武年號也九月癸丑朔

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

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

尚書曰  
德務惟君之懿早歲飛聲

思玄賦  
曰盍遠立也清明也

樹義窮幾豕文蔽班揚

揚音盈協韻性婞剛潔志度淵英

楚辭曰體三倉解詁曰性婞剛潔志度淵英

揚音盈協韻性婞剛潔志度淵英

楚辭曰體性婞剛潔志度淵英

揚音盈協韻性婞剛潔志度淵英

楚辭曰體性婞剛潔志度淵英

揚音盈協韻性婞剛潔志度淵英

楚辭曰體性婞剛潔志度淵英

揚音盈協韻性婞剛潔志度淵英

楚辭曰體性婞剛潔志度淵英

揚音盈協韻性婞剛潔志度淵英

楚辭曰體性婞剛潔志度淵英

身兮蟬登朝光國實宋之華

### 才通漢魏譽泱龜沙

班固漢書述曰

才通漢魏譽泱龜沙

漢書曰龜茲國王治延

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常昭曰為國光華

十里尚書曰被于流沙漢書李陵歌

曰經萬里渡沙漢說文曰北方流沙

典棲志雲阿雲阿言爵雖依帝典而棲志實朝

廷者則爵服不可貴也張

華翻志詩曰棲志浮雲

波共彼猶連氣高叔夜嚴方仲舉

也出為預章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

也出為預章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

也出為預章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

也出為預章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

也出為預章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

也出為預章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

也出為預章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

也出為預章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

也出為預章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

也出為預章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

德嘯歌琴緒

漢書班伯曰式雅式乎大雅所

歌傷懷琴緒

遊顧移年契關宴處

何敬祖雜

出遊顧毛詩

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

歸神太素

列子曰太素明發晨駕瞻廬望路

毛詩曰明

心悽目泣情條雲互

李陵詩曰仰

忽互

涼陰掩軒娥月寢耀

姐娥掩月故曰昔

相踰

微燈動光几讀誰炤

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

衾衽長塵絲竹罷調擊悲蘭字

晉第松嶠

曰滌漸漸

古來共盡牛山有淚

晏子春秋曰

山北臨其國流  
 梁止據皆位唯  
 祖公有之使勇  
 得此位而為流  
 一語諛之臣二  
 所以獨笑也  
 天賦我以此忍  
 良八以此忍哀  
 長懷顧望歔歔  
 鳴呼哀哉  
 范曄後漢書曰  
 陶上疏曰喟爾  
 而歎  
 懷十篇  
 非獨昊天賦  
 我明懿  
 彼蒼者  
 見不仁之君  
 有之吾君安  
 常守則太公  
 而死乎艾子  
 賢者常守則  
 公見不仁之  
 君







